



伊雷什·貝拉

蒂薩河在燃燒

柯青譯



蒂薩河在燃燒

下 冊

〔匈牙利〕伊雷什·魏拉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Illés Bléa
ÉG A TISZA

据 Bruno Heilig 德译本 «Brennende Theiss»
(Dietz Verlag, Berlin, 1959) 转译。

封面画：張守义

蒂薩河在燃燒 (共两册)

书号 156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

字数 530,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23 $\frac{15}{16}$ 插页 2

196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册 定价 (3) 2.25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古恩·貝拉^{*}的信

——代序

亲爱的伊雷什同志：

我已經讀完了您这部关于匈牙利革命的小說。我認識其中許許多多的人物。事情相隔快十年了，但回忆起他們中間的某些人物，仍然使人感到欢欣；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在今天讀来，也会使人不快。而最使我感到欣喜的，还是从小說中可以感觉到的那多次涌现出来的群众运动；这是我們匈牙利无产阶级自发的、火热的、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群众运动。十年前，我們年輕的共产党，就已經成功地把这一群众运动組織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并领导它去赢得了苏維埃政权。当我閱讀这部小說的时候，我又重新經受了下列的过程：战斗的快乐，几乎絕望的斗争的折磨，失敗和流亡所带来的一切无法計算的痛苦；而最重要的是，在取得經驗教訓的基础上，匈牙利工人阶级又为取得新的革命胜利而进行着不屈服的斗争。

我因为您写出了这部小說而感到非常高兴。

直到現在为止，以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作題材的作品大都是反革命的作品。不久以前，我翻閱了全部搜集到的这方面的作品，它們用尽了一切文明的語言向我們的革命噴吐污泥和

• 見本书第 16 頁注。——譯者注。

傾倒垃圾。太少了，到目前為止，由我們共產黨人執筆來描寫我們革命的作品實在太少了。過去，象匈牙利詩人阿蘭尼·亞諾什^①那樣抱著一定程度的懷疑主義態度，我們對矛頭指向我們的誹謗和撒謊的逆流所採用的反應方式，顯然是錯誤的。阿蘭尼·亞諾什曾經這樣寫道：

假如我碰見一位驕橫的馬販子，
無理地濺了我一身泥漿；
我讓過一旁，不去和他爭吵，
把自己身上的泥漿默默抹掉。

似乎就是由於我們的容忍態度，致使失敗了的革命遭受到被加倍污蔑的命運。在沉重的打擊下，有一個時期，我們竟然能容忍所謂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首先在於它的反面教訓這樣一種說法。其實，這種觀點是採用某種辦法偷偷地從那些所謂信仰我們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見解里，搬運到我們共產黨人中間來的。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具有代表性，不僅僅是因為它的錯誤，也因為它有着許多崇高和美好的方面所發射出來的光芒。您的小說重新喚醒了我這樣的思想：十年來的自我譴責已經足夠了；現在該是我們向人們——特別是對那些在這方面幾乎是一無所知的青年——指出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真正意義的時候了。當時，匈牙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不但減輕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負擔；而且，正當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處於國際和國內形勢最困難的時刻，它把國際的反革命力量牽引到自

① 阿蘭尼·亞諾什（1817—1882），十九世紀匈牙利著名詩人；重要作品有長詩《多爾第三部曲》（包括《多爾第》、《多爾第的愛情》、《多爾第的晚年》）及《布達王之死》等等。——譯者注。

己方面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共和国红军的斗争，不仅仅阻止了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要想实现通过比薩拉比亚入侵俄罗斯的企图，这一企图事先已经制定好了计划，由于把駐在薩罗尼奇的法国军队开始装上火車和运往罗马尼亚，这个计划实际上已经部份执行；而且，我們更不应该忘記，在中欧和西欧，只有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和年輕的、剛剛诞生几个月的匈牙利共产党抱有实现苏维埃政权的勇气和决心。它沒有放棄过任何机会去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提高到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当第一次出現这样机会的时候，它就夺取了政权。从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范例里，我們不但可以学习和接受过去的錯誤教訓——十年来我們就不断地对这些錯誤作无情的批判——，而且也学习到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同时必須主动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而不必等待別人，也不必让別人鼓励說：

約歇雷，你的靴子大，
你在前面走……。

在匈牙利，新播的革命种子发芽了；在这土地上，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犁头曾經进行过耕耘，我們的红军和无数的先烈曾經用自己的鮮血灌溉了它。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作家們，你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失敗和流亡所帶來的悲痛的后果。当然，从远方有时也是很难把握住这一新的革命思想和感情的浪潮。但是，你們都经历和参加过革命的前一个阶段的英勇时刻的斗争；尽管現在你們正分散在世界上各个角落，但你們曾經为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对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工作有所貢獻。現在，你們仍然以这样的作品参与了正在匈牙利进行着的新的革命。你們的作品通过非法的途徑被輸送到

匈牙利去。在我們进行地下工作的时候，我曾經看見过这样一部“小說”；更确切地說，这是一部被分拆开来傳閱的小說。那么多的人讀它，連书角都几乎被磨光了；它經過那么多的手，連字母也被损坏得模糊不清了。所以，为了我們的革命和国际革命，我們的革命是值得你們写的，也是你們應該写的。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作家过去就参与了我們革命的思想领导，他們有义务繼續地进行这一工作。

热烈地紧握着您的手！

古恩·貝拉

1929年1月3日，莫斯科

献 給

我的領導者和教师——
匈牙利共产党

作 者

目 次

古恩·貝拉的信(代序)	1
-------------------	---

第 一 部

蒂薩河桥上	3
科伐斯·彼得叙述他的学徒时代	29
翠菊	67
三月二十一日	133
在没人走过的道路上	146
五月一日	163
插曲	180
蒂薩河在燃燒	189
八月	199
沼澤	242
在維也納	260

第 二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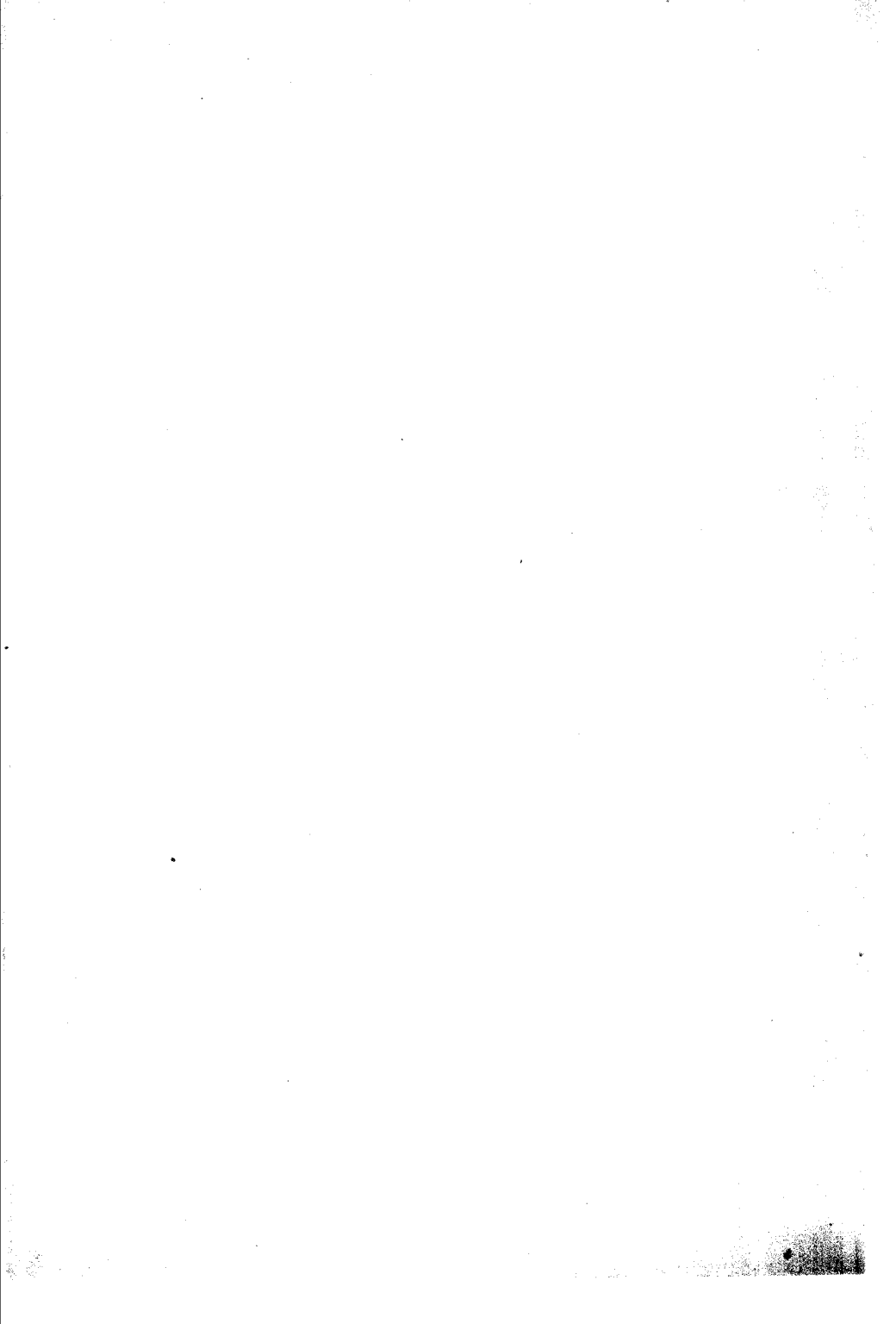
三个文件	319
新的战术	321
“穷人的血不值錢”	354

貝克施专家.....	382
一九二〇年春季的工資斗争.....	401
洗礼.....	410
火.....	419
肉搏战.....	436
再过几个星期.....	447
紅軍来了！.....	453
高潮.....	473
低潮.....	496
前进，永远前进！.....	503
科伐斯·彼得結束他的故事.....	517

第 三 部

殘廢兵.....	529
在家里.....	538
一块皮革.....	577
短兵相接.....	606
鬼怪出現.....	628
紳士和工人.....	644
又回到家里.....	653
代表国王陛下.....	663
在十字路口.....	688
为了党！.....	731
譯后記.....	755

第一部



蒂薩河桥上

1

紅軍战士科伐斯·彼得經過五个星期治疗，病愈后就离开了新佩斯的卡罗伊医院。他来到大街上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二点刚过几分钟。他摘下軍帽，尽量让多瑙河上的暖風吹拂他的面龐，他虽然病剛好，臉上的顏色却很新鮮。他用左手理了理深褐色的头发，忽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露出了两排健康而洁白的牙齿。他那两只栗褐色的眼睛睜得很大，好奇地在城里到处張望，慢慢地朝軍营走去。就在这一瞬間，他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坚强、年輕而且健康。

他怎么会料到再过三小时，他的生命又要瀕临千鈞一发的險境呢。简单說，彼得是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①胜利后的第四个月——六月二十四日出院的。

黎明，一陣驟雨洗滌了这座城市。太阳已經把街道晒干了，車輪底下只揚起輕微的尘土。从多瑙河上吹过来清新的空气。彼得的臉迎着風，享受它，对它微笑，同它耍戏。但是他剛走到阿

^① 匈牙利共产党一九一九年領導工人武装起义，在三月二十一日成立了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同年八月一日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軍和国内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而被顛复。——譯者注。

尔派德街，那愉快的情緒立刻低落下来，因为他尽管竭力向四周張望，但是，已經不認識这座从五月初到現在才第一次重新見到的城市了。房屋照旧座落在原地，电車还在原来的軌道上行駛，但是这些人……“真見鬼，他們都象遭上了什么事情似的，連脚步都迈不穩，”彼得心里想。

电車上的乘客拥挤得很厉害，也許因为这样挤車輪才轉动得这样慢。往日鮮紅的旗帜还在房外飄揚，只是已經被日晒雨淋得褪了色。整个城市瀰漫了疲倦和不安的气氛。

两个年岁稍大的紅軍战士，靠着軍营大門安詳地抽着烟斗。

“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一个人問，这是老利普塔克。

“上营部去报到，我是今天出医院的。”

“好了嗎？”

“好了。”

“那就溜躑溜躑去吧，同志！”

彼得惊奇地望着这个上髭发白、把軍帽象孩子似的推在一边、嘴里叼着一只櫻桃木烟嘴的兵士。

“別开玩笑，利普塔克同志！”

“唉—唉！这怎么会开玩笑！你要是非去不可的話，那你就进营里去，同志。不过，到里面你連个人影子都看不見，中尉先生早就領着全部人馬散步去了。他只留下我們在家，免得墻倒了沒人知道。”

“营长同志率領全营外出做战斗演习了，”另一个兵士补充說，“明天上午他們才能回来。营部也一直关到那个时候。家里只剩下我們两个不中用的老兵。”

“活見鬼，这一夜我可干些什么呢？”

彼得并不餓，仅仅为了消磨時間，他走进一家飯館，在那里

吃了兩盤炒南瓜。他在吃飯的時候忽然想起，最聰明的辦法是到市政府去找波依特克。

市政府前面一片繁忙的景象。人群象流水似地從大門出來進去。陽台上飄揚著一面火紅色的大旗。紅色公安局門前，一個門警在大樓前來回踱著。彼得站住了，瞧著眼前這片活躍景象，心裡感到滿意。從多瑙河方面不知哪兒傳來炮聲，不會是太遠的地方。

“我們制成的一種新型大炮，這是在試炮，”一個鼻梁上架著眼鏡的瘦長的人向附近電車站等電車的人們說明。

彼得飛快地奔上樓梯。他在二樓上站住了，因為他確實不知道波依特克的房間在什麼地方。他還沒有來得及問旁人，恰好波依特克急急忙忙地走來，更確切一點說，是從三樓上跑步下來的。

“波依特克！”

波依特克沒有停下腳步。

“是你嗎？”他一面心煩意亂地問，一面繼續向前跑下去。彼得緊緊跟在後面。這裡大概出了什麼事！波依特克在走廊盡頭進入了一扇大門，一句話沒說，也沒有打招呼，匆匆地穿過昏暗的外屋，沒有敲門就推開一個雙扇門闖進屋裡去。彼得緊緊地跟在他後面，一直跟到波依特克這麼急忙走去的地方。他們倆到了市政委員會主席的房間裡，彼得才明白過來。主席正好坐在彼得對面的大寫字台後面一張皮靠椅上，他身後站著的是手上拿著電話機听筒的波提翁迪，他象往常一樣，穿著一件藍色工人服。波依特克對這位白頭髮的主席說明什麼，雖然他說話的聲音很高，好象對一連士兵講話一樣，但是主席還是難以聽清楚，因為這時波提翁迪對著電話大聲大叫，房間裡另外四五個人談

話的嗓音也都不低。彼得想要出去，波依特克从身后向他喊道：

“等一等！你还不知道應該到哪儿去，就急着要走。馬上跑到軍營去，看是不是真的，看……軍營是不是确实是空的。”

“一点不假，我就是从那里来的。全營都出发演习去了。”彼得說。

“真是個亂七八糟的隊伍！”

波提翁迪把听筒扔到桌子上。

“交換台不接電話，它只喊國家社會民主黨^①萬歲！”

一位高个子、寬肩膀、一头金发的工人——革命审判厅的审判长——用平靜的声調說：

“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活动。”

“但是，同志！”白头发的主席带着責备的口吻打断他的話。接着他改換比較平靜的口吻說：“必須对工厂大队发出信号。”

“你說的这是什么話？”波依特克捶着桌子大声叫道，“你怎么还不明白？过去我們約定的是由毛特內尔工厂鳴汽笛发出集合信号，集合地点就在它的院里。可是現在这个工厂偏偏落在反革命分子手里……”

“你剛才还說过鉄甲舰炮击本城。”

“这話也不假。鉄甲舰炮击这座城市，但是毛特內尔工厂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也不假。消防队和大批武器都在那里——这有多糟糕！”

“哼。”

① 即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成立于一八九〇年，它一向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影响。該党的首領們实行了改良主义的、背叛工人階級的政策；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成立时，他們曾勾結資產階級进行破坏活动。——譯者注。

“同志們，我們的責任，”社会民主党的書記費耳內尔說，他有一張歪嘴，臉色蒼白，相貌又丑陋。“我們的責任就是保卫市政府，必須把大門鎖上……”

“蠢貨！”波提翁迪大声地呵斥他。

“我們得尽力爭取時間，”波依特克說，“我到毛特內尔工厂去，設法防止別人在我們准备好以前攻击我們。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掌握住工人。”

波提翁迪点头同意。

“一定要这样做。”

“你跟我一块去，”他轉身向彼得說，也不等回答，急忙走了出去。彼得直追到大門口才赶上他。

仅仅他在市政府逗留的这段短短的時間內，街上的情况完全变了。大樓的周圍空无一人，只有崗警站在街中心，用眼睛搜尋榴霰彈在天空爆炸的烟雾。一辆电車正好在市政府前面停下，乘客們跳下来就急急忙忙地跑开了。一辆插着紅旗的汽車从佩斯馳来，沒有在市政府前面停留，一直向軍营馳去。

再往前一段，在法塞尔大街附近，呈現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人行道上挤滿了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里头也夹杂不少男人，那是剛吃过午飯回工厂去的工人。他們等待着什么事情，可是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究竟什么事呢？很多人正是对这一点非常好奇。但是再远一些，也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一段法塞尔大街上，却又看不到人了。通向佩斯的街道，兩側都是工厂，又长又寬，人們从这里可以看到一幅廣闊的景色。紅色烟囱笔直地矗立着，好象在守望一样。一辆电車和一辆載重汽車正爭先恐后地向佩斯急駛。

毛特內尔皮革工厂背向着多瑙河，一道高大的鐵柵栏对着